

乾燥花材的寶地 神戶



適合大廳擺飾的作品。

1968年到1990年間，日本神戶是我屢次遷徙中住過最久的城市。當我在大阪松下音樂研究所進修時，曾住在神戶——阪急線上的岡本。及至從音樂界退休後，住過六甲山麓的六甲、神戶線上的北鈴蘭台。所以神戶對我來說，可以算是我的第二故鄉。

今年3月，得知日本神戶發生大地震時，我真猶如晴天霹靂，尤其是看到往日那些老師、同學及親友們的房舍，以及我求學時所住的那間由姊夫自己設計，建在六甲山腰，擁有七十年歷史的古色古香日本房舍完全倒毀的打擊，還有一些尋花採擷時的優美古道之景色毀損的傷痛，真是筆墨難以形容啊！現在我所要描述有關那些在日本神戶時所遇到

我的日本乾燥花之旅始於1983年10月，爲了有系統的蒐集各種乾燥花材，我依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季之分，來回奔波於日本各大高原、平原及田野間。

的快樂、幸福、美麗的事蹟，也只能算是我的回憶了。

世界各國中，日本的風土是我比較熟悉的，這是由於我和外子曾至日本各地遊覽，北至北海道，南至九州、沖繩及其它離島。1982年，為了長子的盆景研究，母子常相偕赴日，到處尋找珍貴的盆景素材，也至各賽場蒐求高雅的陶、瓷盆器。

1983年9月從歐洲回來後，鑒於自己對乾燥花的著迷，同年10月，開始了我在日本的乾燥花之旅。

為了有系統的蒐集各種乾燥花材，我曾依春夏秋冬四季之分，來回奔波於日本的各大高原、平原及田野間。

■秋之原野—— 乾燥花世界

1985年初秋，我來到了有日本阿爾卑斯山之稱的高原地帶。人們總以來去如風來形容秋天的短暫，為了趕在季節結束之前完成蒐集工作，我的行程只能用馬不停蹄來形容，每天幾乎要趕上10公里的路程，足跡踏遍了美的原高原、北野安曇野、大町、信濃高原、志賀高原、奧志賀高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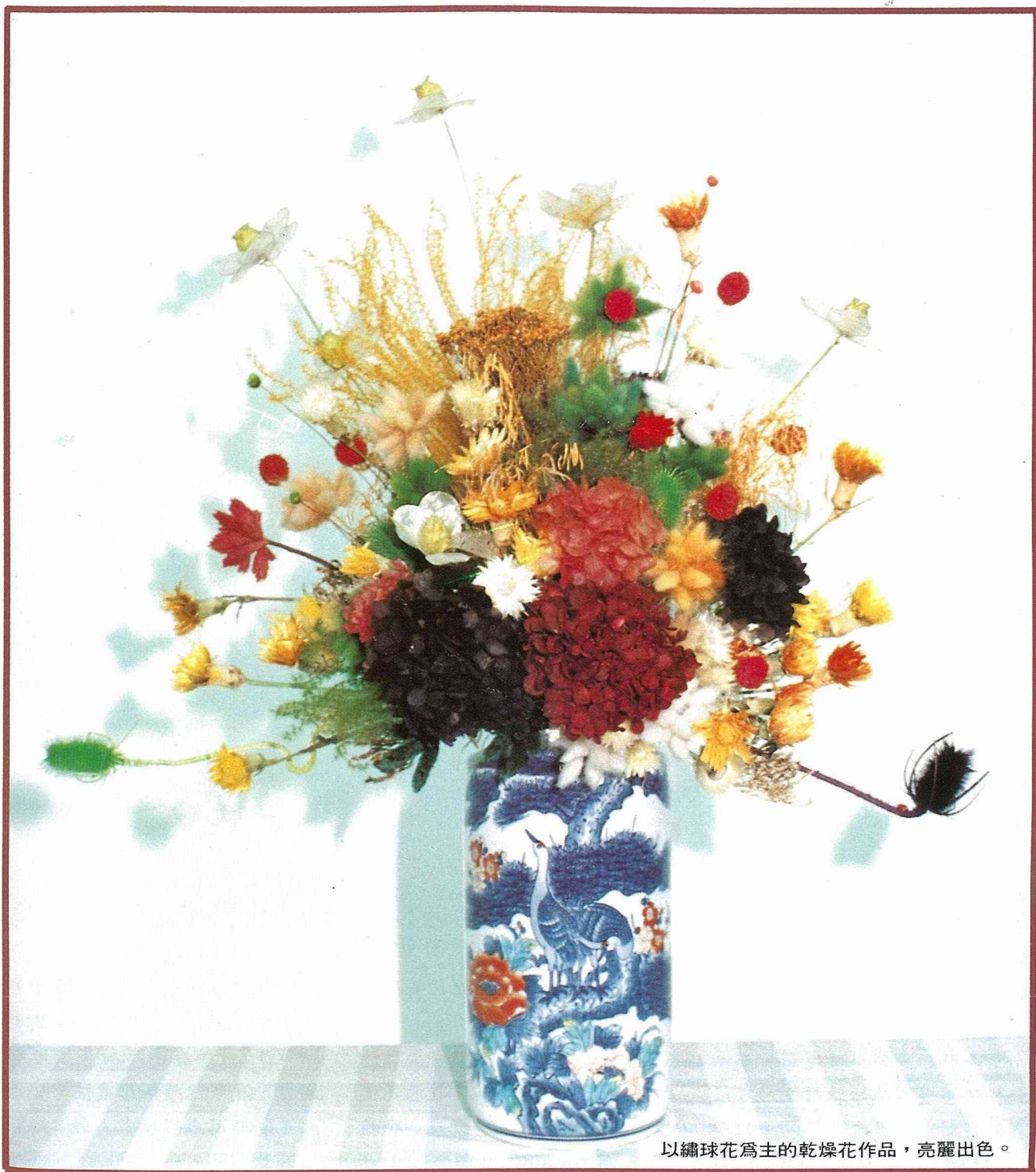
、草津高原、輕井尺等地。並和當地同好者，彼此交換心得。我也將採集的植物，去請教神戶大學植物學副教授森本先生。

這一片秋之原野，宛如一個乾燥花素材的世界。在碧綠的青草原上，點綴著自春、夏以來綻放的紅、黃、白等各色的自然乾燥花，一如我在瑞士、澳大利亞等地所看到的景象。當龍膽草在夏季盛開後，就已宣告了花季的尾聲。而這些紫色的小花在秋末乾燥後，優雅的散佈在草原上，更是動人異常。

■六甲山繡球花海

另外，六甲山脈、摩野山脈也是乾燥花材的寶地。日本最高的高山植物園就位於六甲山上，在那兒我看到瑞士的國花——薄雪草（*Leontopodium alpinum*）又名小白花，很像台灣的清明草，只是花為白色，屬於繁狀花類。

在六甲山國家公園裡，路邊、庭園，滿山遍野，舉目所見的都是繡球花，繡球花是神戶的市花。除了冬天外，行走在神戶市的街道、公園間，總令人沈醉在那一片花海的美景。



以繡球花為主的乾燥花作品，亮麗出色。

晚秋的日本，山野間總能見著剛變乾的繡球花。每起一陣風，空氣中就充滿花晃動時簌簌的聲響。繡球花新鮮時的顏色很是高貴，而自然乾燥的繡球花較之也不遜色，別有一番淡雅的風味。

繡球花在剛變乾時，便要立刻採摘下來，否則冬天一到，整球都會變黑枯萎，不復有觀賞價值。每年晚秋，我總要準備一年份的繡球花送回臺灣。整理這些花，需投注不少的時間和心力，

但身為一個乾燥花的愛好者，自能在其中發掘出樂趣。此外，在寄住的國民住宅庭園裡，也常能採擷到未染塵埃的新鮮矮松及赤楊的毬果。松果的利用範圍很廣，更是耶誕節不可或缺的材料，



自然乾燥的繡球花，
風味淡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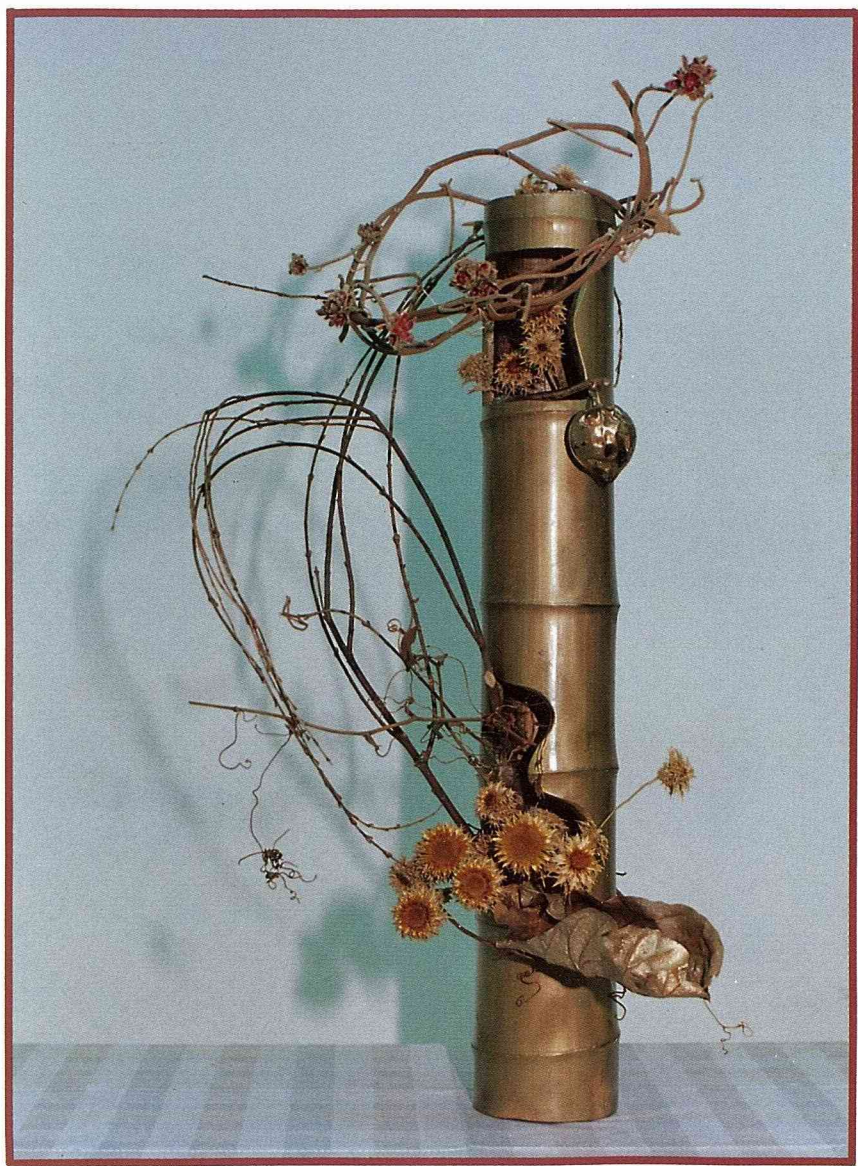
用松果製作花器，也是種趣味的嘗試。

■ 神戶市森林植物園

六甲山下的神戶市，行道樹最大的特色是銀杏和洋桐木。秋天時，這些銀杏與洋桐木的葉子由綠變黃再變褐，是壓花壁飾的好素材。此外，銀杏與洋桐木的果實也可採收利用，而成為當地商店櫥窗佈置的素材，襯托著商品實物，更為出色。

1989年夏天我在神戶渡假，順便研究當地夏季適合做乾燥花的植物，我參加了六甲山大學的植物課程，上課地點是在日本最大的神戶市立森林植物園。這個佔地30萬坪的植物園裡，靈活運用自然環境的造化，依植物本身的聚落形態和生長地域，詳細規劃出各類植物分佈的狀況，有日本區、澳洲區、歐洲區、東北亞、東南亞和中國大陸區等，幾乎包括了全世界的植物特色，可以在短時間內看遍各種植物，但是所謂的短時間也要花上3天的時間才走完全程。

這個植物園還有一個特色，就是有一座學習森林，專供神戶市各國民學校、初級中學使用，在課本中學到植物採集、栽培、保育等，在這裡都有特別的設施，讓你從中學到經驗，在自然環



上金漆的竹器與黃色小菊是最佳拍檔。

境中學習欣賞自然之美，真讓人羨慕。

這次在植物園內最主要做的研究是適合做乾燥花素材的高山植物，收獲很多。我發現一種植物名為 *Conospermum stoechadis endl*，高約1公尺半，幾乎整株都可以做成乾燥花，葉子長約10公分，有0.5公分的小花長在枝頭上；晚春、初夏時開花，呈灰白色，花的四周長滿了細細絨毛，遠遠看去像一團煙霧，煞是好看。很可惜的是，我去的

時候已接近花期尾聲，欣賞不到那樣美麗的景色了。沒有想到1987年7月，在南斯拉夫國家公園裡，我居住的飯店庭院中竟看到了夢寐以求的煙木。興奮之情，真是溢滿心胸。

大部份人珍藏的總是美好的回憶，我也不例外，新聞裡滿目瘡痍的神戶，是我最不願意想起的畫面，希望下次回到神戶，她已恢復往日的優雅、平靜；同時，我亦以最誠摯的心意，為那些遭受不幸的人們祈福。 ◆